

江湜 著  
左鵬軍 校點

# 伏敵堂詩錄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江湜 著  
左鵬軍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 伏敵堂詩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伏敵堂詩錄 / (清) 江湜著; 左鵬軍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4854-5

I. 伏… II. ①江…②左…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近代 IV. I222.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17187 號

##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伏敵堂詩錄

[清] 江湜 著

左鵬軍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華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0.125 插頁 7 字數 422,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4854-5

I·1948 定價: 55.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長洲江波先生四十九歲小象

丁卯秋月海虞徐之澂敬題



百歲千憂錄此十胚胎轉至治蘇梅童年共就  
未詳學親見十篇手校未

先生於同治壬戌歸予家為而研父能語其意此是時刻成金  
十有七年矣從臨遠照畫並亦無疑一從收存一月間終實院



江湜像

伏敬堂詩錄卷五

戊申

長洲江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藏書  
吳弼叔甫

次韻寄答陳梁叔克家二首

追趨勢利竭馬力  
翻弄詞章數鳥吟  
莊生早知道喪世  
孟子更訶人失心  
消息卦非一身事  
隱微病已七年深  
君其首發振聾響  
善歌不憂無嗣音

我所學者土梗耳  
不盡披露於孤吟  
時逢毛穎差快意  
及遇杜康尤醉心  
荒涂嘗矢獨往願  
天機倘比它人深  
君能寄聲致鐫切  
敢當春禽流好音

同治初年刻本《伏敬堂詩錄》書影

集道堂外集詩卷第

長宋郭

長江漫波井著

述衷

振錄西



弱齡思奮翼願逐雲鶴作賦字于時州牘掾收名蹉跎三十年進趣差  
年感遂為朝見後已殊多日輕作既書史竄喜忘年悔年年積道  
從憂患生卧疴連旬日序迫未以自適拾遺竟那為物累矣

過仙人塔

出郭不數里山裏意相接遙遙涉清淺一葉坦途適臥者河柳中云有  
征定捨舟綽空境髣髴想遠迹峰危亞水紅路竹侵衣碧殿寺出俗係  
佛像佛聖麻姑此行風清風爽神恍思令信古萬物作及遠馬我來處而  
夏雨心始光積潤生頃危際備角霞出脊何長野竹諧松葉市庭隔松溪



伯年為  
跋未詩  
翁治印  
庚辰冬日

仲遠道先近讀伏敬堂詩集

並摹遺象以志向往服習年

久曾於故家收得石章兩方二字

一方刻出趙撫井手為鈴一紙見

心相印之雅丁卯霜降



民國十七年刊印《伏敬堂詩選》題跋

## 序 言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於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搜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 前言

錢鍾書嘗這樣評價江湜：「余於晚清詩家，推江弢叔與公度如使君與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無妨二人之爲霸才健筆。」（《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三四七頁）竟將江湜其人其詩與黃遵憲及其人境廬詩相提並論。錢鍾書向以謹嚴持重、識見高妙著稱，對江湜之評價何以如此之高？品讀江湜之詩，體會錢鍾書之評，可以漸漸認識到此語並非盤空無據之論，而頗爲意味深長，啓人思考。

### 一、關於江湜其人

江湜（一八一八—一八六六），字持正，又字弢叔，別署龍湫院行者。先世居於安徽歙縣之江村，清初爲避疾疫遷於江蘇，遂爲長洲（今蘇州）人。高祖名雲，以孝行旌於里；祖父廷訓，字客帆；父映鑒，字靜涵，號春岩；皆敦品節，能文章，然不顯於世。母李孺人。至於江湜，江家遷居長洲已歷三世，家甚清貧，無田可耕。本生父文鳳，字補松，人稱醇儒，以教讀不常在家，著有《補松文鈔》。本生母嚴孺人。江家老屋於太平天國佔領蘇州期間慘遭焚毀。

江湜出生於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八月十四日（一八一八年九月十四日），爲家中長子。江湜有弟三

人：二弟浚，六弟浩，八弟澄。江湜道光二年（一八二二）五歲始上學，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十一歲在塾讀書，塾師課讀甚嚴，嘗有志於醫卜，師教以儒學，遂以《四庫全書總目》授之。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十二歲通詩書，翌年十三歲始弄筆墨學爲文。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十六歲受業於汪獻珩（字月生）先生之門，學業大進。翌年十七歲娶夫人陳氏。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二十歲時已能文章。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二十一歲時所作《詠懷二首》，爲詩集收錄詩作之始，從其內容推測，此詩之作當與歲試不遇有關。應試極不順利，屢遭失敗，直至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二十四歲時，始成諸生。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二十六歲，由運河北上入遊京師。至京時已屆初秋，貢太學，極爲困頓，歲杪嘗遊齊魯。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二十九歲，夏歸里，寓僧寺讀書。冬十一月赴福建，人表丈彭蘊章幕。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三十歲，此際學識精進，識見多同於耆宿，遂有志身心之學，經籍之功，未嘗汲汲欲以詩名世。旅閩三載後歸里，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五月抵家。歸後足疾甚劇，且家居食貧，見吳中遭遇水患，遂常有講求水利之意。自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三十五歲起，與鄉里文士相交，時有遊歷。因久困場屋，屢應鄉試不遇，多次下第難達，遂時有感慨不平、牢騷憤世之詩作。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三十六歲，太平軍連克九江、安慶，持續東下，勢及江蘇，吳郡人士紛紛遷徙。江湜聞之，願提一旅之師，先登破敵。知悉當事者非其人，遂應李聯琇（字小湖）之邀，復有閩中之行。至福州爲幕賓，嘗提出閩人治閩、堅壁清野二法，以抵制太平軍。因倦於襄校之役，未久辭去幕席回鄉。

由是年起，江湜多以詩紀太平天國起義事，且表達憂心忡忡、盼望戰亂平定之情，此部分詩作，風格亦隨之一變，時現激昂慷慨、犀利猷蒼之氣。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日（一八五五年九月一日）在福州納妾白氏，咸豐六年五月二十日（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得一女，爲白氏所生。江湜前此並無子息，直至三十九歲時，方得此女兒，時在福州，故名之曰福兒，以爲紀念。揣摩其意，除以「福」字紀念女兒出生之地而外，中亦當含有對女兒未來命運的期待與祝福。本年秋七月去福州而歸，九月抵家。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春，江湜已屆四十歲，入京謁彭詠莪，得其贈金，遂以此入貲爲從九品官，候補浙江縣丞，隨後赴杭州，賃屋而居，寓中窘迫，冬衣盡典，奔波於浙江境。翌年試用期滿，十一月入海運局。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二月，太平軍進逼杭州城，氣氛甚惡，江湜爲軍從事，隨運使繆梓（字南卿）守城。二月下旬城被攻破，繆梓死難，江湜亦與章金、朱升二僕相失，獨避於橫河橋山間寺中。嘗欲自盡，爲僧人靜修所解。閏三月，江南大營潰散，提督張國樑死之。四月，太平軍下常州，隨後松江、嘉興等郡繼之。江湜避地於葑門外四十里之角直鎮。五月初，太平軍四出焚掠，各村幾無倖免者。父母命江湜攜弟澄冒險脫身，以存宗祀，自攜浚、浩兩子留守。五月十五日（公元七月三日），江湜於角直鎮西橋別雙親及浚、浩兩弟，從平望敵營背後乘夜偷渡，取道湖州而達杭州，故人徐之鑑（字仲水）援手，並得詩稿於故人朱緒曾（字述之）處，幸完整如初。徐之鑑誓爲刊刻之。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春，徐之鑑署東陽縣事，謀刻江湜詩集未果。秋天，永嘉有土寇之變，冬，江

湜攜詩重至福州，與符雪樵相見，雪樵允爲刊刻詩集。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以束脩所得與符雪樵共刻詩。十二月初四日（公元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弟浚、六弟浩領眷口由上海乘海船到福州，一家於戰亂流亡後終得團聚。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正月，江湜四十六歲，佐幕福州，編同治元年三月至歲除所作詩，又得九十五首，輯爲《伏敵堂詩續錄》卷一，與符雪樵刊刻之。冬十一月，李鴻章等克復蘇州。同治三年（一八六四），繼蘇州之後，李鴻章又收復杭州、嘉興等地。江湜攝長林場鹽課司，寓塔山寺，境況枯窘，仍留二弟浚、六弟浩、八弟澄及眷口於福州。十月，眷口自福州至溫州。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五月，江湜去長林將回杭州，薛慰農（字時雨）守杭州，任文闌閣提調官，邀其共事，多有推重。冬月，始佐治海運。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春，在嘉興，僅二日，旋又有徽州之行。七月初三日（公元八月十二日），卧病逝於杭州旅舍，年四十有九。遺命葬甬直贈公側，碣曰「清故詩人江弢叔之墓」。不久，八弟澄（字梅生）爲刊遺稿，續溪胡澍爲之書後，即《伏敵堂詩續錄》三四兩卷也。

江湜生逢亂世，一生貧窮困厄，雖爲小吏，身在官場，然多格格不入，極感不合時宜。他對自己「詩人」命運與身份的體認和接受，並非突發奇想或一時感慨，實際上在中年時期即已數次表達過，而且，隨着涉世漸深，聞見漸廣，對士風官場多有感受。他對自己只能作一名詩人的體認亦愈來愈清醒冷峻，真切充分，詩之於他，也就愈來愈重要，以至於成爲他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與價值體現方式。他在七絕

《忽受》就這樣寫道：「聖朝未合有遺民，僻性由來太率真。忽受詩人好名目，殆將不負百年身。」（《伏敬堂詩錄》卷九）。七律《建陽旅夜》亦有云：「尚幸賊邊存老友，不知詩外盡窮途。」（《伏敬堂詩錄》卷十二）此二詩所表達的心情恰與他遺命碑碣所提「詩人」之意相合。他在《輓陳少香丈三首》之三中亦嘗云：「不死更看何世界，儘窮終算盡天年。在鄉在客同黃土，清故詩人要墓阡。」（《伏敬堂詩錄》卷十五）雖是為悼念前輩之逝所作，但每多感傷自己命運之思，「清故詩人」之念，已明確出現在江湜詩作之中。可見他遺命自己碑碣所書「清故詩人江弢叔之墓」端非偶然，已是他中年以後對自己命運與處境的清醒體認。這種認識與選擇，雖是出於不得已的無可奈何，然在中國古代士人中，蓋不多見。

## 二、詩歌題材與內容

江湜非常重視其詩，將其作為一生行跡與心跡的真實記錄，嘗在詩集《自序》中云：「余詩誠傳世，後當自有定論，不敢挾數君子之推許以自矜重。惟念經變以來，平生親舊至交，存亡乖隔，多可感者。……余年來身世既如此，因詩而感念親交數人。死者不生，生者日以零落。仰觀宇宙，不自知其淚之墮也。」事實亦如此，江湜一生雖窮困纏身，屢遭不幸，每發命途多舛、懷才不遇之歎，然其詩尚能具備一定的大家氣象，數量衆多，題材亦頗為廣泛，顯示出相當獨特的個性。這在道光、咸豐至同治初年的詩壇上，顯得非常難得。他也曾在《近年》中表達對自己詩作必傳於後世的自信：「近年手創一編詩，

脫略前人某在斯。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舊開枝。漫愁位置無多地，未礙流傳到後時。要向書坊陳起說，不須過慮代刊之。」（《伏敵堂詩錄》卷七）

作為一位傑出詩人，江湜的詩歌反映了他個人的生命歷程和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前期的時勢變遷和腥風血雨，兼具詩人心史和時代詩史的雙重價值。概括言之，江湜詩歌創作的題材特點、思想成就與貢獻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第一，貧窮難達之歎，是江湜詩歌最突出的內容。這種對清貧窮困的品味，對生活之苦澀與生命艱辛的吟詠，對懷才不遇的憂傷之歎、不平之鳴，貫穿了詩人短暫的一生，也貫穿於其詩歌的始終。

江湜的同鄉王韜禁不住感慨道：「文人之厄，至弢叔而極矣。」（《瀛壖雜志》）江湜嘗為王韜之父王昌桂的門生，王韜當然對其多有瞭解，所評亦是飽含感慨之言。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亦云：「弢叔處境至困，悉見於詩。其能以曲達之筆，狀難寫之情，而又無尋常怨憤悻悻之意，尤難。」亦是極富瞭解的同情之論。

江湜嘗在《顧潔困於小試仍用前韻為寄》中這樣描述自己的窮困之狀：「鄙人昔年窮巷底，十萬戶中無此貧。」（《伏敵堂詩錄》卷四）雖係誇張之詞，卻可見其貧窮之甚。他自己編定詩集時置於卷首的《詠懷》詩，就以「愁思」與「惆悵」開篇，表現出一種與他的年齡和經歷頗不相稱的深刻的孤獨和苦悶：「清風動帷幕，月白夜疑曙。愁思從何來？投入靜中慮。……虛室盡無情，所思為誰訴？」又云：「夜

半更惆悵，擊柱長歎息。失卻千里夢，一燈耿虛壁。……饑寒固自取，悲與世無益。」（《伏敬堂詩錄》卷一）這樣的情感表達和編排處理方式，當是詩人有意爲之。

詩人時運不濟，家族不幸的感慨經常在年終歲尾等特殊時刻齊集心頭，較平日表現得更加強烈。《歲暮感懷三首》之二云：「衰門百無望，惓惓在昆季。自顧良無成，此心乃彌至。何期比年來，家運劇凋敝？」（《伏敬堂詩錄》卷一）詩人對秋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特別深刻的感受，以至於可效秋蟲之苦吟了：「商聲入肝腑，墮壯愁相尋。冷卧秋聲中，漸能秋蟲吟。」（《離思二首》之二，《伏敬堂詩錄》卷一）

又是一年將盡，依舊是獨自一人奔波在外，也依舊是全家老少八口的饑寒交迫，這種延續了多年的窘困狀況並未因爲時令的推移獲得些許的改變。《曉行頗寒偶作一詩連日次韻並錄爲四首》之四就是詩人自己和家庭貧窮困苦生活的寫照：「一年爲客盡，八口在家寒。」（《伏敬堂詩錄》卷六）此種境況再加以疾病，無疑是雪上加霜，詩人遂以這樣的詩句記之：「有鼠有鼠奏口技，聲如河間姘女之數錢。自從二五成一十，以至十百累一千，清音歷歷來榻前。語鼠莫數錢，吾家積貧垂百年，竈神見慣廚無煙。自我之出走南北，流離仍傍窮途邊。不見千里歸來客裝濕，裝內惟多一雨笠。明朝卧聽打門聲，已是索子錢者雁行立。面醜詞窮對之揖，賸欲鬻書倒書笈。」（《病中三詩》之一，《伏敬堂詩錄》卷六）

讀書取士，學優則仕，這幾乎是科舉時代讀書人尤其是窮困書生唯一改變自己命運與家庭命運的道路和機會。江湜對於窮困苦難的體會遠較一般士人更多，也就更加重視，更加急於改變自己和整個

家庭的境況，當然也下過青燈黃卷、寒夜苦讀的功夫。但是他在這條道路上走得異常艱辛而且充滿坎坷，總是不能實現本已少得可憐的願望。於是他以這樣的詩句表達對讀書誤己的感慨和對自己貧窮命運的無可奈何：「一窮無寸土，不得比齊民。農務雖留意，儒冠早誤身。欲求忘世法，稍作習勞人。知此書堪用，他年未苦貧。」（《讀齊民要術偶題一詩》，《伏敵堂詩錄》卷七）雖然長期貧窮，難以轉變命運，但詩人並未因此失去文人風骨和狷介之氣，《書感》寫道：「此口何堪更說貧，被君疑我欲干人。正惟清夜常知恥，頗怪時情不識真。」（《伏敵堂詩錄》卷七）雖是說不堪再言貧窮，但是詩人之貧窮實在徹底，似乎除此之外他的生活中再沒有多少內容可以言說了，於是還是免不了再寫貧窮之情狀，不僅是一己之貧窮，更是這個八口之家的共同貧窮：「典及琴書計更非，一寒漸受物情譏。三間屋底無薪火，十月風前有葛衣。爲學詎能親貨殖，上書絕意到京畿。便懷七十二奇策，難救殘年八口饑。」（《貧況效沈山人體》，《伏敵堂詩錄》卷七）

歲除之日，本應是闔家老少準備迎接新年的喜慶時刻，然而詩人面對的却是債主登門：「庭角無梅座不春，門扉雖闔豈遮貧。晚來雪屐鳴深巷，半是吾家索債人。」如此窘況，詩人能想到的只有逃走一條路了，可是房租依然拖欠着，房子復不能搬移，看來連逃走也完全不可能，剩下的就只能苦捱饑寒了：「有人來算租屋錢，小住三間月二千。使屋如船撐得動，避喧應到太湖邊。」（《歲除日戲作二詩》，《伏敵堂詩錄》卷七）此二詩雖曰「戲作」，頗顯豁然達觀之態，甚至不無風趣幽默，實則寫得異常沉重苦